

堅毅若松梅 慈和似春風

釋海弘

福嚴佛學院第八屆

如果給我們百年的光陰，你想怎樣擘畫您的人生？人間百年看似悠悠漫漫…回眸探看卻宛然白駒過隙般匆匆倏瞬！其實，人生的際遇在無常法則中本不可預期，祇能在既有的因緣下開創因緣，並隨順因緣。睿智而成其大事者，善觀緣起，體解得緣起法在世俗流替中的無我性。因此，言於外未必宏大深遠，然其心志必也弘毅如山！

當代的教育耆德印順導師，曾於其著作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序文中說到：「世間，有限的一生，本就是不了了之的。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，做到那裏，那裏就是完成，又何必瞻前顧後呢！佛法，佛法的研究、復興，原不是一人的事，一天的事。」這樣的序文雖不鏗鏘有力，卻是平易而可親。沒有誓為中流砥柱的英雄式自滿（佛法的研究、復興，原不是一人的事），收攝了自我的鋒芒，廣邀有志者齊為佛法的復興而努力，如此無私、無畏的襟懷，為大眾留下了為法獻身的不朽典範！

佛法的興衰與否，癥結源於佛法教育的落實與普及，而教育之重心，不在於宣揚教義與死記名相。教育的根本應是啟迪思想，惟有思想的深化與活化，方有辨識真偽與摧邪顯正的道力！然而思想的萎靡僵化、混濫亂真，最是剛強冥頑而難以調疏。這舊垢新塵、陳疴新疾，祇能「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，做到那裏，那裏就是完成，又何必瞻前顧後呢！佛教，佛法的研究、復興，原不是一人的事，一天的事。」

而今這位自喻為精衛，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，（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，頁104）已是百齡嵩壽，其一生有鑑於「虛大師所提倡的改革運動不易成功，現實佛教界的問題，根本是思想問題，不同於虛大師那樣，提出教理革命，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，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。」（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，

頁 104) 終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，堪稱當代教界思想的啟蒙者，如今印順導師的著作在教界漸漸的被弘揚、研究、討論，儼然是教界的一門顯學，「人間佛教」幾為台灣佛教界的普世價值。

我們感念印公導師為法增明的悲心宏願，也銘篆三寶的慈光護祐，讓導師孱弱的身軀得以住世百年，廣利有情。自導師二十五歲出家以來，迄今已有七十餘載的歲月，春花、秋月、夏風、冬陽四季的更迭，讓滿腔熱血的僧青年，蛻變為年高德邵的教界泰斗。如今雖韶華飛逝，其思想卻持續在黯甚中發亮增明，這股力量勢必突破時空的窒礙，點亮著正信四眾心中的正法明燈，猶如清水珠一般，為浩瀚教海起著澄清淨明的作用。

綜觀導師一生的行持，其人格特質足為後學效法之處，指不勝屈。今將其統合為：「堅毅」與「慈和」。導師是位僅懷胎七月即早產的孩子，故一生病弱不堪，又生於窮鄉僻壤與顛沛流離的亂世，因此不曾受到完備的養成教育，但憑藉著其「堅毅」的性格與夙世的善根，克服萬難，苦學有成。曾為佛法的被曲解混淆，不卑不亢地敢與學界大家如：胡適之、熊十力等人作理性之爭，這沒有大氣魄、大氣度與深厚的學術功底是萬難從事的，在導師為法為教的兩萬七千多個日子裏，這不過是巨幅篇章中的兩則插曲。

導師在(《平凡的一生》，頁 3)中如此自述：「對佛法的真義來說，我不是順應的，是自發的去尋求、去了解、去發現、去貫通，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。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，也許比那些權力喧赫者的努力，並不遜色。但我這裏，沒有權力的爭奪，沒有貪染，也沒有瞋恨，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。」在浩如煙海的三藏教典；南、北、藏互別的傳譯中，光是順應是不夠的，導師於《攝大乘論講記》自序中提及：「非精嚴不足以圓融。」惟有從尋求中去了解，繼而發見，終而貫通，如此鍥而不捨的精神，方能將佛法的真義，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。

從導師對教理鑽研的廣度與深度來看，足可印證導師所言不虛。(對佛法的探求，比起那些權力喧赫者的努力毫不遜色。)對導師而言：研習教理不是用來消遣調劑身心的，而是傾生命之力救亡圖存的燃眉之急！因此，他老人家自喻為精衛，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，大智若愚地默默墾荒，辛勤耕

耘。這真切的發心中最難能可貴的是：「沒有貪染，也沒有瞋恨，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。」導師為法忘軀，展現出無比「堅毅」的人格特質，無疑是護法衛教的千古佳話。

導師「慈和」的性格，比起其「堅毅」的性格也毫不遜色。從其謙沖自牧的自白中，慈和不與人爭的性情，使人如沐春風。如〈我懷念大師〉一文中說到：「大師的事業，我無力主持；大師的遺物，我無力保存；大師的舍利，我無法供養。在大師門下，我是那樣後起，那樣的障重福薄，那樣的執拗。我不是上首迦葉，不是多聞阿難，更不是代師分化一方的舍利、目連。我只是，但求依附學團，潛心於佛法的孤獨者！只是辜負大師深恩，煩勞大師而不曾給予助力者！」（《華雨香雲》，頁 307）

然而虛大師對導師的器重、寄重與寄予厚望，可從大師幾次耳提面命地意欲導師去武院指導三論的研究，甚至自掏二十塊錢作為旅費可見一般。（《華雨香雲》，頁 18～20）大師病重臨危之際，囑咐導師：「回來時，折幾枝梅花來吧！」虛大師往生時導師以梅花奉為最後供養。導師更被虛大師的弟子推為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的主編。（《華雨香雲》，頁 34～35）從這幾則軼事中，師生的情誼已不言自明。虛大師的學生裏人才薈集，導師受請主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足見導師在虛大師門下，猶如眾星拱月般的被景仰與愛戴。然而從導師的自述中，自己卻只是個辜負師恩，煩勞大師而不曾給予助力者！

在同儕的學友中，導師總是「以法會友」，沒有絲毫孤傲的餘習。如在漢藏教理院其間，與法尊法師對論法義，時有異議而爭論不下，最後總以「夜深了，睡吧！」而結束。法尊法師留學於西藏，其思想已經西藏佛教化了，但在辯詰過程中，從不曾引起彼此不愉悅的情緒，反被老人家視為出家以來，修學的殊勝因緣！（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，頁 12；《華雨香雲》，頁 23～24）導師在著作中對於秘密乘，多有評論之處，也曾寫成專文〈修定——修心與唯心·秘密乘〉，有人以為；導師對秘密乘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，筆者以為如此見解，恐非導師本意。誠如《印度之佛教》自序中說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（指「初期大乘」）之行解（天化之機應慎），攝

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如完全的否定秘密乘，又怎會視法尊法師為虛大師以外，給予佛法啟發受益之最大者？（《華雨香雲》，頁 24）

對於弟子與學生，導師也從未以師長的威權來授課，導師是絕對的尊重自由的學風，包容異己的言論。曾提出：「予學尚自由，不強人以從己。」（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，頁 221）對於自己授課的內容，曾做了如此說明：「我的講解，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，發揮自己的高見，也沒有融會貫通。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，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。」（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，頁 14）由此文可見：導師從不以其見解，要求學生奉為準繩圭臬，只是縝密地依於經論的原意加以闡述發明，不發揮自己高見，又說沒有融通；所說未必正確。導師治學嚴謹的態度，完全來自於對法的虔敬心與謙遜慈和的性格，足為我們探求佛法之借鑑。

對導師的崇仰，我們宜將過勝的情感投射，導向於求法的赤誠。導師的成就，非僅止於學術上的，而是「僧格」澄明淨澈的通體圓成，導師以其「堅毅」的性格，克服萬難、深入教海，通達無礙開智慧眼。其「慈和」的性格，正是濟利有情之福德門的具體展現。這正如導師於「福嚴精舍」大雄寶殿所撰的對聯：「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；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。」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，繼而以佛法自利利人。觀其一生仿若堅毅的松梅，歷經一番寒徹骨，春風拂來滿園生香！